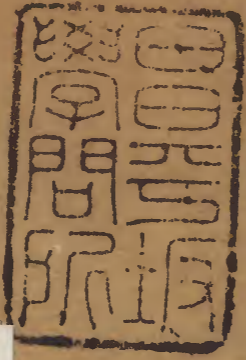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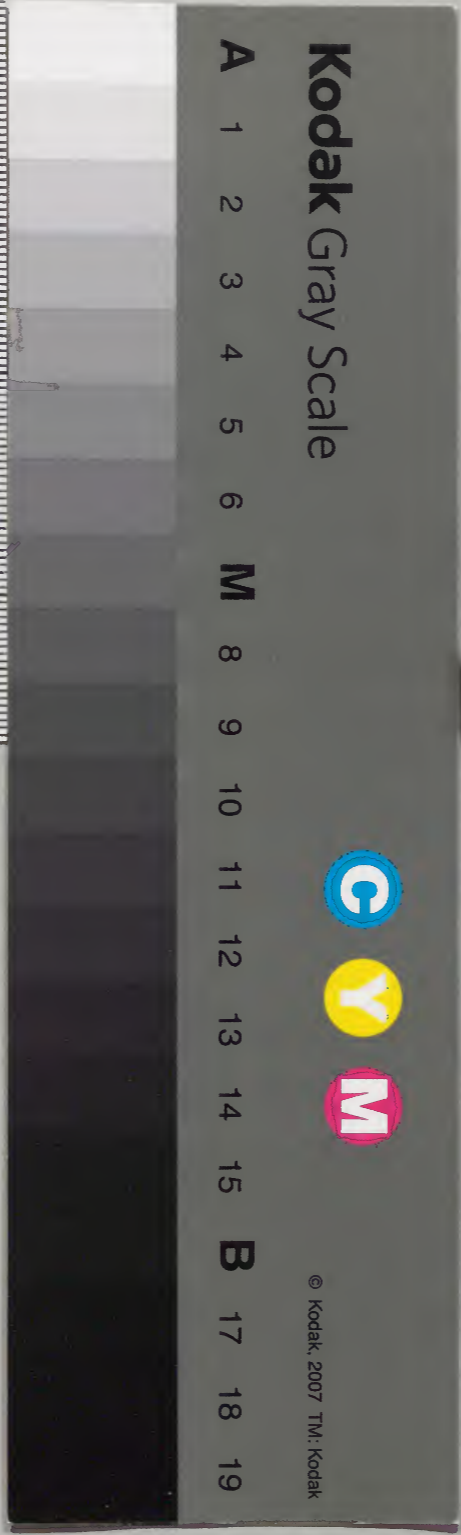
草木子 四下



漢書門			
二	九	〇	七
冊	架	函	號
三	四	二	七

內閣文庫			
三〇七函	二八〇七號	漢	書
一	三冊	七	類
大架	三冊	七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07	
冊數	3 ( 3 )		
函號	307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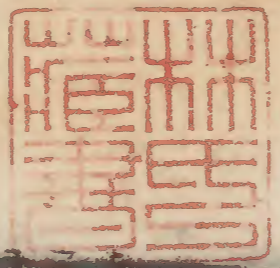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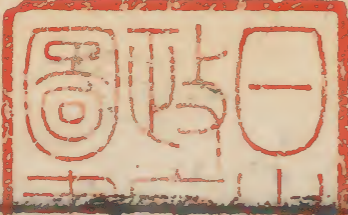


草木子卷之四

談數篇

淺草文庫

十室之邑必有數家居貨財而無數人能文學何天工  
 輕彼之付而蓄此之施誠以文章學問迺乾坤之清  
 氣也世人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德則不務而文  
 藝是輕是何世人之矯枉而過直也蓋文章學問是  
 智德上事亦德也行處是仁德上事亦德也荆南高  
 士戴如高曰百家之中不下一二十家有錢粟而無  
 一二人能文章可以見造物取與之輕重矣香之多



者色減花之盛者實稀天地於是乎無全功矣唐以詩文取士二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憐借而亦造物所難成嗚呼惜哉

人徒知李杜爲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

卒伍之中也

治世以中道高談道德者多失之踈卑談功利者每失之陋

文科舉其英武科舉其雄文武並用英雄陳力長世久遠之道也蓋文以程其智武以程其力網羅收拾所以制治於未亂圖難於其易昧者不知欲舉而廢之豈知所以定天下之機哉觀乎劉蕡之於晉高尚之於唐可知矣

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

獨北樂府耳 宋朝文不如漢字不如晉詩不如唐  
獨理學之明上接三代 元朝文法漢歐陽玄姓虞

集生是也字學習趙孟頫字子衡是也詩學唐

揚載姓虞集是也道學之行則許衡字仲魯劉因字靜修

先生是也亦皆有所不逮

唐之詞不及宋宋之詞勝於唐詩則遠不及也

宋朝有詩獄諸儒之過也夫子言詩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古人得意句如王荆公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黃山

杏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關圖畫即江山皆警語也又

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過正好對韓退

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王荆公亦嘗云杜甫詩當面

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為雲覆手雨又温

公云石曼卿對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月如無

限月長圓皆頗中的

真西山未第時將會試于行在道吾括約友人鄭達道

同祈夢于梓潼廟下入謁于神遂擊其鼓題詩于上

曰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扣動天地四海

五湖耆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中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于其側問之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有漁翁逐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木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

途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詞乃百字令其詞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謾天謾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異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此蓋譏賈相之打量也

弔文煥遊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弔令賦詩麟洲即

席爲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夜深  
正好看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出見之大慙蓋譏其  
負宋而降元也

宋亡麗水淨雲鄉有柳機察者爲寇欲逼柳味道同起  
攻掠味道誓不爲非義用寇怒縊之於松而脅之柳  
味道占一詩云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  
賊送我上青松竟死於松下

宋會稽諸陵多廢於揚摠統有林景禧唐玉蟾親自收  
拾遺骨改葬於他處嘗有詩云昭陵玉匣走天涯金  
粟堆寒幾暮鴉水向蘭亭轉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又一首云珠亡忽震龍蛇匣軒輊仍忘犬馬情親拾  
寒瓊出瑤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  
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  
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  
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作蘭

吾拔林君度先生家藏雅堂集不知何許人也其語有  
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

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  
德風雪滿門又曰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一  
呪動博千金文士剝精嘔血不博人一咲吁士賤何  
獨在秦哉

元世祖皇帝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  
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後世子  
孫知勤儉之節在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宮詞十  
數首其一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却  
望闌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梁王登寶位時自建康之京都途中嘗作一詩云寒  
穩衫便着鞭一鈎殘月柳稍邊兩三點露滴如雨六  
七箇星猶在天犬吠竹籬人過語鷄鳴茅店客驚眠  
須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峯都在前

至正壬辰丞相脫脫統兵征南淮兵甫及高郵茶麻奏  
天下亂皆由怨脫脫之故罷脫脫盜自寧息上入其  
說郎軍中貶之脫脫釋兵奉詔赴貶所兵遂大潰大  
率皆歸紅巾相與為盜賊遂不可復制茶麻復矯詔  
殺之茶麻與脫脫初無讎恨但欲謀其相位杜其再

來之路爾邪臣謀身候國遂至於此未幾秦麻坐配  
 死或以詩粘國門曰蝦蟇水上浮雪雪見日消定住  
 不開口汪家奴只一朝國事休矣雪雪秦麻弟也為  
 御史大夫黨兄為奸定住緘默汪終日酣飲而已  
 轉啞御史春日與一瞽者並馬出遊晉陽因戲贈以  
 詩就鞍和袖綰絲韁也逐王孫出晉陽人笑但聞誇  
 景物風來應解審笙簧馬蹄響處無尋芳草鴛舌調時  
 有綠楊休道不知春色好東風桃李一般香此作不  
 待吟諷亦知其為瞽者之詩也

後至阮間太師秦王伯顏專權變法謀為不軌貶南  
 道江西死于薦福寺遂殯于是有人以詩弔之曰人  
 臣位極更封王欲逞聰明亂舊章一死有誰為孝子  
 九泉無面見先王輔秦應已如南嶽辭漢終難及子  
 秀虎視南人如草芥天教遺臭在南荒蓋其在生出  
 令北人歐打南人不許還報刷馬欲又刷子女天下  
 騷動

伯顏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一喜春來詞伯顏云  
 金魚玉帶羅欄扣卓蓋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斷在掩



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張九詞云金裝寶劍歲  
龍口玉帶紅絨掛虎頭綠楊影裏驟驂騮得志秋名  
滿鳳凰樓帥才相量各言其志

康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  
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  
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職  
污狼籍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弁一鼓迎  
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又有無名子爲詩

朝之曰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强盜賈魯要開河攪得  
天下鬧於此觀之民風國勢於是乎可知矣

浙東僉憲余闕字廷心按吾郡時中秋夜望月嘗作一  
詩題於分司官舍其詩曰玄武夕始正華月升秋旻  
徘徊出西陸照曜此甌閩金波何穆穆綠枝滿中輪  
餘波洞軒房紫蘭含微津皇天降豐歲王政亦已陳  
樂哉一杯酒允矣同庶人此詩清婉藹然有與民同  
樂之意後爲淮西宣慰守安慶孤城六年上下援絕  
淮寇益熾城遂陷府前有一大池自刎死於池妻子

亦同死贈淮南行省右丞進平章政事謚文貞公其  
先河西人伊吾兒氏

程雪樓為閩守任滿歸民有獻餞旗者以百數公於內  
取其一聯云閩中有雪方為貴天下無樓如此高曹  
雪齋有婦人作竹枝歌一首曰美人絕似董妖嬈家  
住閩門第二橋不肯隨人過江去月明夜夜自吹簫  
造語頗工

宋宮人王昭儀名惠清字冲華丙子北行題驛中有滿  
江紅詩云太液芙蓉全不似舊時顏色常記春風雨露  
玉階金闕名播椒蘭妃后裏歡承笑語君王側聽一  
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灑銅駝恨何堪  
說對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  
轉關山月問姮娥垂顧肯相容從圓缺中原士人多  
誦之但惜末句欠爾

處之龍泉縣飛溪李君問妻萬氏守節不再適詠枕上  
綉梅詩曰洒洒英標別一奇歲寒心事有誰知妾心  
正欲同貞白枕上慙慙綉一枝至正乙未青田寇侵  
浦城西北隅徐嗣允女為所掠嘗作詩曰萬水千山

去路賒青鞋踏破幾層沙登山絕頂重逢嶺渡水尤  
深又復涯雁字只傳夫與子魚書難寄母和爺回頭  
遙望鄉關處雲下峰前是我家此詩寫其顛沛流離  
之狀語意悲切

至元十三年冬王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戶掠得一王氏  
婦夫家臨海人婦有美色千戶盡殺其舅姑與夫欲  
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以北行至崆縣清風嶺婦  
乃嚙指出血題詩於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從棄女  
拋兒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此去幾時回兩

行珠泪頓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今夜清風江上月  
存亡二字苦哀哉寫畢遂投崖而死至今此詩雨中  
尤可讀至治間官爲之立廟以旌之求嘉五嶸李孝  
光爲之記

元至正間衢州陷龍游有一大家婦何氏爲兵所掠裂  
帛題一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囚奪失  
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婿恩江靜從教沉弱質  
月明誰與吊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  
孫書畢卽投於江而死吁誠可尚已

臣正壬辰紅巾盜起江西吉安教城曠家婦為盜所得  
欲妻掠之婦乃先刃其子題詩于壁亦自盡聞者哀  
之詩曰涇渭能分濁與清妾身豈肯墮風塵孤兒未  
必從他姓一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傷心似鐵黃泉  
要見骨如銀深山落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嗚  
呼烈哉

紹興路有一女子失其姓氏年及笄欲守志不嫁因秦  
王伯顏亂法欲剗天下子女其父母不獲已嫁之及  
定情之夕題一詩於壁上云我年一十有九面貌如

花似柳父母逼勒成親只得歡喜忍受自小六根情  
淨如何一後弄醜洞房花燭休休清風明月皎皎既  
寫擲筆而逝鄉里異焉

近時有一婦人姓張氏不知誰之女也善屬文嘗寄外  
兄弟一詩曰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  
思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採苦採苦于山之  
南忡忡憂心其何以堪又一首云汝心金石堅我操  
冰霜潔擬結百歲盟忽成一朝別朝雲暮雨心去來  
千里想思共明月二詩美則美矣未免桑間濮上之

音爾

姚牧菴學士致政于家年八十時夏日沐浴有侍妾在  
 其側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  
 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圍肚題詩于上  
 曰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遇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  
 持力也作墳前拜父人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  
 其外通妾出此詩遂解當時士大夫與其子交者皆  
 傳誦以為笑姚公名鏞字希聲

虞伯生學士幼年過剡門酒樓題詩于壁曰連十八書

○過之誤歟

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  
 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朽槁蘇氣集酒酣雙國士  
 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  
 當時皆以為呂洞賓作也爭傳誦之

至順辛未間福建廉訪使密蘭沙求仙詩云刀筆相從  
 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  
 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  
 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水在天

白雲玉童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騰霄霄訪之

不值因戲題於壁曰西風短榻吹黃埃何不從我遊  
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名  
白雲公疑弔仙過之朝野輻湊寵賚山積後知其王  
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賂之

箕仙所作多有所驗建寧鄭子晉爲閩省理問所吏嘗  
問其功名之事有詩云獨駕扁舟下紫芝三山夜夜  
夢西歸不須更望長安道花老香山白板扉子晉不  
逾月而卒龍泉湯良臣赴金陵聘之後予嘗爲其問  
所除有詩云此君出處底匆匆路入金陵似夢中見

說椿花已零落一生事業逐秋風時其父已卒吳子  
憂歸又胡仲淵正提兵取溫城適問他事其題詩云  
金甲霜寒十載秋喪師感國盡虛謀西風不作封侯  
夢此老安能正首丘讀者不知其所謂遂詰之曰此  
贈胡參軍也次年胡移兵取建寧爲參政陳友定所  
擒死於福州

徐大山江西人尹處州龍泉縣嘗有一僧獻一楮衾并  
上以詩曰寒泉瀉出剡溪藤白勝秋霜冷若冰願比  
一簾清似水梅花紙帳伴孤燈大山見之大喜因與

之宴令一婢隔西壁而歌僧聞其曲韻悠揚因窺之  
乃一老婢天黥滿面醜不可狀因再作一詩云隔壁  
時聞一曲歌渾疑七寶帳中花瞥然一見翻成恨元  
出廬仝處士家

杭州經山寺僧至慧銖積既充復欲還俗乃作一詩曰  
少年不肯戴儒冠強把身心赴戒壇雪夜孤眠雙足  
冷霜天剃髮鬻骸寒朱樓美酒應無分紅粉家人不  
許看死去定爲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

松陽縣詩人程渠南滑稽之士也與僧信道元同齋食

聶道元請渠南賦聶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脚  
似丁祇宜豆腐與波稜釋迦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  
行脚僧聞者絕倒洛陽賈元禮嘗誦一士人詠手詩  
曰一唾功名在目前豈期搏虎奮空拳文章悞我終  
投筆志氣凌雲肯執鞭滄海釣魚須有日碧霄攀鳳  
看他年扶持社稷心中事要與蒼生解倒懸語甚警  
拔胡仲因在番陽參恩寧普來政軍事時嘗降箕仙  
問以時事有韓湘子來臨題一詩於灰上曰乾坤清  
泰慶垂裳底事風塵撼八荒虎豹在關天浩渺豺狼

當道日蒼黃孔明有志能全蜀李泌馬能及盛唐堪  
笑胡山山上客紅塵兩脚為誰忙

明首座東南行脚僧也有母八十餘嘗看擔而行匡正  
間來遊鴈蕩山值母生日以飯一盂經一卷為母之  
壽而作偈曰今朝是我娘生日剎起佛前長命燈自  
來自炊還自喫與娘齋得一員僧

李黼字子威守江州日妖寇彭和尚攻之城陷死之其  
姪隨侍不去亦被殺先城未陷時嘗有詩云彌勒何  
神孕禍胎魍魎動地起風埃煙銷郡國民生苦血染

江淮鬼物哀人世百年遭此厄天戈萬里幾時來石  
田也有藍田玉可惜同成一炬灰

鬼作晚翠亭詩云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  
來長歌振林谷山深不知來落葉下枯木浪史翠煙  
開月色照綵服

范大朴學士與范德機先生秋夜同步先生得二句云  
雨止脩竹間流螢夜深至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  
鬼作亦近似也

元將亡都下有罵玉郎曲極一其淫泆之狀蓋桑間濮上



之風居變風之極也

裏

聖上有佳句云烏啼紅樹市衣人在翠微中深得詩趣

皇太子作新月詩云昨夜嚴殿陵失鈞鈞何人移上碧雲

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真儲君之詩

也

國朝初朱張二萬元以通流運功上寵之詔賜鈔印令

自造行用自是富倍王室及事敗死于京有僧以詩

吊之曰既有胎方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

地花方咲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未足全家

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依舊雙燕手飛

李公紀字仲脩號素行齋曰栖白晚年得薦於朝選授

應天府治中階奉議大夫曾作詩云五品京官亦美

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

不回予謂不回不若未回字不回字誠恐詩識后果

然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窓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于

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

史雖零落猶障窓風一面寒宋末宮中好養鴿太學

諸生題之曰萬鵠盤旋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天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

昔宋丞相史彌遠薨已久一夕忽有人扣其家門曰丞相歸家人莫不恠之及入門升堂紗燈轎從皆具子婦羅拜異語話一如平生歷歷分付家事及去索筆書遺囑皆其手跡既而竟去人莫不恠之久思不得其理忽一日悟曰乃宋室將亡陰盛陽微之兆也未幾宋果亡元亂之初處州薛氏子年甫弱冠早死一日其家僕上馮公嶺暑甚浴於溪次忽見所亡薛氏

子戎衣蹕馬帶徒而來遙呼其名僕甚訝之語卒囑曰汝歸告老官人我今上帝差我爲西帝築建德城遂引徒從而去時國家初得嚴州又杭州士人久已卒忘其名其友於市遇之語戒以勿泄且言當今皆是我輩人汝不信請試看卽以袖掩其面潛見滿市皆無頭帶刀傷血淋漓之徒遂贈以錢而別又淮東一人其嫂氏久已死忽一日以事經泰安州見嫂氏配一屠者坐肆上遙相認聚話且留宿食臨別贈以行資一一物皆世所用者雖失記其名字殆與史相

之事相類其亦陽徵陰盛之兆所以鬼威與人同也  
後元亦亡

草木子卷之四

草木子卷之四

雜俎篇

古之聖賢立心至公無我其官人之道必曰祿罔及私  
官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其所以能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也元朝天下長官皆其國人是用  
至於風紀之司又杜絕不用漢人南人宵密之機又  
絕不預聞矣其海宇雖在混一之大而肝膽實有胡  
越之間不過視官爵為己私物其視古聖立賢無方  
之道果如何哉不知天位天祿天以命有德寧能屯

膏谷賞久蔽於漢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亂繼踵而爵祿皆歸中原之人蓋禍福乘除其數然也由是觀之人謀豈能奪天造哉孰若均平天施無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賢是使譬之水澤使百川分流則大有所濟小有所泄滔滔汨汨庶爲悠久若使壅併防遏蓄而不洩及其潰決小則爲災大則致敗必然之理也

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豈惟名爵獨然未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官貪吏汚始因蒙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爲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叅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齋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羨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窩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爲何事也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於汎濫自秦王伯顏專政臺憲官皆諧價而得徃徃至數千緡及其分

巡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債帥之比於是  
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  
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  
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彰也豈不信夫

仕途自木華黎王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臺外  
其餘多是吏員至於科目取士止是萬分之一耳殆  
不過粉藻太平之具世猶曰無益直可廢也豈時運  
使然耶何唐宋不侔之甚也

元末有危素大樸江西人游京師專以倡鳴科舉無人  
才爲說以聳動觀聽人多信之彼固以文章德行自  
居也及夷攷之至正辛卯天下之亂能死節者惟彭  
城張桓安慶余闕江州李黻蕭京陳子山皆舉人也  
危是時已累位至參政獨首鼠跋降

上以其失節屢辱之決以夏楚安置滁州而死嗚呼科  
目雖非古果不足以得人耶豈盡如或人之言也時  
人監此則可以省已

元朝甲寅年開科取士九成殿芝生

北人不識字，使之為長官，或缺正官，要題判署事，及寫日子七字，鈎不從右，七轉而從左，士轉見者為唎，立怯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昔世祖嘗問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善之，蓋由其所曉以通之，深得納約自贖之義。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議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迺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

北方自朱邪赤心起於唐季，李克用遂有太原之地。

至阿保機起於木葉山，其勢遂盛。其子耶律德光受晉帑，敬瑭闢南燕門，幽薊十六州之獻，遂據之。而建國曰大遼，其勢與大宋並矣。其後金興，遂亡遼而逐宋，據有天下大半，而都汴矣。及元朝又亡金而平南，宋始混一六合，百有餘年，而后江南得國，蓋自朱邪赤心始盛，至於元亡，首尾將五百餘年。此胡運興衰之一終。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之謂也。豈徒然哉。

達達即鞑靼，耶律即契丹，大金即完顏氏，生達達自虎

林田地來其性至實無一毫之偽而上天以宇宙界之而不昇之他部族其故何哉豈不以其極誠而無妄也極誠而無妄聖賢傳心之學也

初大元世祖命劉太保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有紅頭虫不知其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

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太保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之劉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帝師有功佐乎天下意其類嘗

代有天下思爲子孫長久計欲陰損其福而泄其氣於是尊其爵至於一人之下萬民之上豐其美至於東南數十郡之財不足以資之隆其禮至於三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隸甚而爲授記籍地以髮摩頂以足代馬斃子以脊極其卑賤及其既死復於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蓋所以虛隆其至貴之禮冀陰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國家之命豈知曆數不可以虛邀福祿爲彼之妄得改歎爲秀徒禍其身豈其然哉

世祖生子口啞卽裕宗及壯常有室使其游都市使擇其意之所可者爲妻獨指一屠人婦世祖卽爲娶之迺如吉妃子也腹生二帝

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下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呪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聞娘子受戒則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泆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流風之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病則於佛前首謝許披袈裟三日殆與

常人無異特無髮耳

僧之有舍利由其心源澄寂澹然無欲秘耀含靈真積力久氣血精華結而成之也故及其火化炳然獨存聖燈名山大者往往皆有之世人多歸之佛氏之神如眉縣峨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禰山聖燈岩匡廬之神燈岩明州天童山高麗之太白山致遠聖燈時現蓋山之精英之氣發爲光恠爾山發白銀亦有光人跡其光而求之多見鑛脉一珠之大者尤猶照乘况名山爲寶藏興焉之所寧獨



無光惟焉

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生丹砂則光如紅霞皆其光晶之著也

前古黃金如王莽末年省中尚有六十餘萬斤後世黃金絕少由其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

玉為寶中至貴且以一身求之天地之理玉則髓也金筋也石骨也水血脉也草木毛髮也土肉也山頭也澤腹也蓋髓為一身元氣所以為至貴也故君子比

德於玉行則必珮抑有旨哉

人之食性亦有不同者如文王嗜昌歆曾哲嗜羊棗犀倒嗜艾是也其同則膾炙也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遂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漣謂之渾脫

打捕鷹坊萬戶府歲用喂養肉三十餘萬斤

海東青鶻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真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鵝飛放時旋風羊角而上直入雲際能得頭鵝者元朝官裏賞鈔五十

錠

蒲萄漢張騫使西域中國始有種西瓜元世祖征西域

中國始有種

剛叔王先生出蒲萄二顆各食一顆先生曰子願如一

顆予曰萬年如今年主則因此而識彼予則因往而

知來

或問曰生月落古今異乎曰同也雲白山青古今異乎

曰同也夏葛冬裘古今異乎曰同也白天同也地同

也人同也人寓形於天壤之間特酒史爾宜流浪大

化之中以順其同焉可也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

肺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

氣多力險阻氣多癯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脾

丘氣多疋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匏瓠牛踐苗則子苦

地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間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鷄毛投之毛直下無

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酒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蠖蝮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古人避影為此

畫彩佛像鑠目放光或言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日有  
光畫神鬼目隨人轉點眸極正則爾

北魏崔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  
多疑猶性多豫可謂獸之一短

甲虫影伏羽虫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鶯飲而不食者

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蚋屬卻行蜻屬紆行蜻蚋屬注

鳴蝸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蟻股鳴榮原胃鳴

蝸三十日而死

鱣魚三月上官於孟津

鷓鴣向日飛

鳳骨黑雌雄夕旦鳴各異其雄聲其雌音雄鳴節節雌

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

麒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  
緩

鼈無耳為守神

虎五指為豹

魚二千斤為蛟

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無兔鴿江南無狼馬

朱提以南無鳩鵲

鴉楚鳩所生

螺不滋乳

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蟇

蝦蟆無腸

龜腸屬於頭

科斗尾脫則足生

鳥獸未孕者為禽鳥養子曰乳

蛇蟠向玉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乾鵲知來  
猩猩知往鶴影抱蝦蟇聲抱

蟬化齊后鳥生杜宇

唐鄭復禮言波斯舶土多食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故

一隻至家以為平安信

鸚鵡能言衆鳥趾前三後一唯其四指齊分凡鳥下臉

眨上獨此鳥兩臉俱動如人目舌亦如人

夜行遊女惡鳥也夜飛書隱如鬼神凡人飴小兒不可

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當落衣中為祟

或以血點其衣為誌或言產死者所化

鬼車鳥相傳昔有十頭能收人魂一首為犬所噬秦中

大陰時有聲如力車鳴

訓狐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舊說蘇合香獅子糞

也

象性又識見其子皮必泣牙生理必因雷聲象膽隨四

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

有爪可拾針肉有二十般惟鼻是其本肉惡聞大聲

耳後有穴薄如鼓皮刺而斃肯前小橫骨灰之酒服  
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象孕五歲始生  
虎鬚治齒齒痛拔插齒間即愈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  
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  
亦有之佩之臨官佳能役振鬼解衣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驚  
馬六尺猪槽飼馬石灰溷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  
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掟毛在

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  
溺射前良牛也踈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  
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  
雙筋自尾屬頸也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角之理物似百物犀角  
通者是其病角有鳩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  
狼作聲諸竅皆沸胫中筋大如鴨卵如織絡小囊虫所  
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則上吻掩額狀如

狨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為髮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制  
取得鯉魚即宜放賣者杖六十

石斑魚好與蛇交

鰲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雄者少肉鰲十二足  
殼可為冠尾可為小如意也

瑋瑋垂不再交者虎駕與瑋瑋也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如草葉  
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

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  
不爾有毒

蚌當雷聲則瘕一日痢

蠃腹中有稻芒長寸許八月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苑國出百足蠃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風塚  
膠也

蝮蚌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勝隨  
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鯨一名濁非魚非鮫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

陽類人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相傳  
懶婦所化殺一頭得有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結  
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即江豚也

蛤咧侯風雨能以殼為翻飛

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闔小者食

寄居殼以蝸一頭小蠚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侯蝸  
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虫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數丸形似彭蜞覓取土各作九九數三百而潮至

顛當巢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天榆如筵常  
仰杆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  
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肝玄宗詔南方取冷蛇數條  
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水申王腹  
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黃欄  
稍觸則斷常趁蚓不復動乃上蚓樞之良久蚓化  
惟腹沉如綫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蠶



鱗蛇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食穀為災由部吏侵漁百姓所

致虫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五鬣松皮不鱗松命根遇

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獲死曰箝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死

桃枝竹以四尺為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二節木蘭

去皮不死荆木心方

豆以二七為核栗累十二為寸

柿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青四集四無虫五

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赤白檀大者為炭復入灰汁可以煮銅為銀

構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

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

陵宵花中露水損人目

胡椒出南海其苗蔓生極柔弱葉長半寸有細條與葉

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向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

於葉中

葦撥出海南苗長四五尺莖細如筋葉似戟葉子似桑  
椹

瓦松土木氣淺則生

博邪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衣生於父屋之瓦又木草  
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惡腐一或該支一帶不實

菱四角三角曰支四角曰菱

金燈一名無義草花葉不相見合離根如羊懸有游子

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播  
一名離母

茄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  
之子必繁也俗謂之嫁茄

木中根固柿為最俗謂之柿盤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鷺鷥鷓鴣厭火孔雀辟惡

烏賊魚墨汁為書如淡墨有為偽香以脫人者當知之  
經年墨消

二至前後垂土炭於衡兩端輕重均陰氣至則土重陽氣至則炭重又云政治感低昂猶鐵炭低昂可信也蓋以鐵易土爾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上巳重午七夕重陽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於元夕以燈花朝以花中秋以月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爾

蠓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

竿影上元豎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大稔九尺一丈

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貴而忘賤災自驕生迷而不返禍因感起貴驕敗之端也富奢衰之始也甚勤必大費過慳必多亡失乎中道也人生平能懲忿窒慾心氣冲和葷酒不昏情氣不亂故久而血白也

諺云寧人負我推而大之忠恕之事也毋我負人守而

固之知命之事也忠厚之道也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者友是

大抵知是非少計利害者儒人也知利害不計是非者吏人也是非理也利害事也

漢 漢末三五法拘忌至姻聯所謂國將亡必多制

青 會災肆赦怙終賊刑千古赦刑之折衷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千古明刑之折衷也

草木子卷之四終 庚子十月朔夕一夜至夜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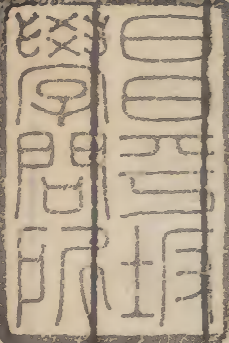
草木子集 後序

言所由以立一學必擇而文有經苟譬天道焉斯弊已道無弊也必自諸子老聃弊道德揚子雲弊易王通弊經楊甲至弊君父荀卿弊性韓退之儒者也其稱孔墨相用故孔子記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涼於德也肆言愈繁而譬道愈力支流蔓說浸淫亂競固趨之而固離之盡於心者眩其色大抵然也龍泉葉先生世傑營道於古而後志也微仕為巴陵簿不以毀訾涉世棄歸其鄉著書數萬言觀天之文

與地之法也神屈伸之故禮樂明備之體陰陽順逆  
之度天人交與之徵卉木蟲魚之候器象沿革之制  
農圃術技之末幽幻玄恠之迹窮簷委巷謠詞之語  
冥搜蹟攬區物而辯材綜百家之勢類列九域之風  
習水堰而木括之畢屬夫燦然之道蓋君子黜浮歛  
鶩勤以知服擇之審而經是程宜不猥以詞朦噫德  
其可占左入昔長統憤而冒言作王符隱而論次成抑  
先生自之顧有慕於康卿之為者無謂云乎哉舊篇  
二十有二今約為八九四卷先生別號草木子編因

名焉裔孫溥以南司諫出牧福州既卓樹其風聲將  
昭厥先美憲于有求乃付梓工而委予序其端吾聞  
古之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瑣細之言於是乎有裨官  
之紀王充撰論衡蔡邕私為談助富禁之變而國威  
異人先生之惠流矣

正德丙子夏四月既望鐵橋道人南海黃表序



草木子序後

草木子全部以野三竹所藏朝鮮寫本  
一校之歷兩夜而了

庚子孟冬朔之刻

向陽子

